



摘取她器官的指令来自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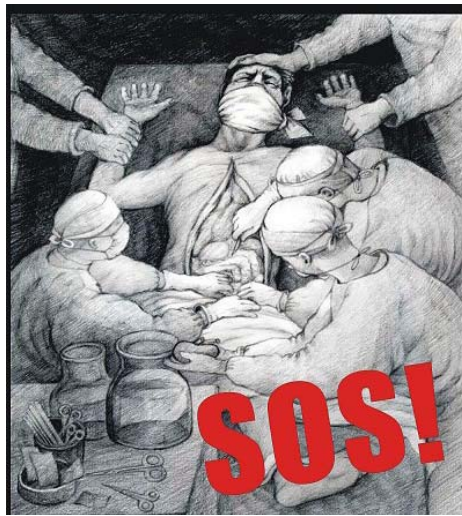
最近,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的“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的报告震惊了世界。在这篇不长的报告里, 有许多珍贵的真实信息。诸如摘取器官时不打麻药、过程中的现场教学、执行者的残忍, 以及所涉及的经济利益等。本文探讨的是摘取该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来源。

就这一案例来讲, 是谁下令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呢? 报告中没有谈及, 但根据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运行机制和目击者所描述的情境推断, 找出真正的幕后元凶并不难。

目击者说, “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 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 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 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这里他提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来的人员, 一个是指派部门。这两个问题已经涉及到我们要探讨的问题的实质了。大家知道, 军队和公安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公安的领导指派不了军队里的人员。那么为什么公安厅的某办公室能派来军医呢? 显然, 这中间有一个协调或者说说是统筹的部门。

就辽宁省而言, 公安厅是一个执法部门, 它归属于辽宁省政法委。政法委书记不具备调动军队人员的权力, 就更不要说公安厅了。公安厅指派军医来, 就必然有一个超越现有中共政治体制的机构才能协调运行。这个机构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之初就已经建立了, 那就是中共的“六一零办公室”。

迫害十年来, 所有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劳教和判刑, 无一例外都是各地“六一零”内定好了的。虽说大都是由当地的公安和法院先拿出意见, 但最终都是要经过“六一零”核准的。一旦“六一零”内定好的案件, 无一例外都要强制执行。法院的审判, 公开也好, 秘密也好, 都是一样的走形式。当然, 地方“六一零”不具备将人内定处死的权限, 但省级“六一零”的权限就大得多了。在最



■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称, 2000-2002 年每年有 6000-6500 例器官移植。大量证据指向, 这些供体绝大多数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初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时候, 中共的军队也参与了进来, 因不报姓名而被中共劫持的法轮功学员也大都由中共的军队所接管。而做这件事情的只有中共中央“六一零”有此权限, 何况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当时正任中共的军委主席。对法轮功的非法镇压是在中共的所有部门同时开展的, 而负责协调和统筹迫害的正是这个非法的“六一零”办公室, 它超越于中共的党政军系统而存在。中共的“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等灭绝性政策都是通过“六一零”这个独立部门传达下去的。

要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器官摘取, 这个指令可不是地方“六一零”所能决定得了的。特别是要将摘取器官者的器官用于移植, 或作教学实验, 以至于需要军队的军医参与才能完成的工作, 恐怕也只有相当级别的“六一零”才具备这个资格。所以,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摘取这个女性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令不是公安厅下达的, 也不是军队下达的, 而是辽宁省的“六一零办公室”。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可看出来。

目击证人说, 在军医的手术刀拉开法轮功学员的胸腔时, “她就嗷地

大叫一声, 说法轮大法好。说你杀了我一个人, 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 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 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 这个时候, 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 然后看了我一眼, 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 他还继续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 还是再摘的肾……”

在这段话里, 可以明显地看出, 军医来摘取器官前并不是很清楚这个被摘取器官的人的真实状况, 所以, 当她大叫一声, 并很清楚地说出理智的话语的时候, 这两个军医“犹豫了一下”, 并且“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 军医这时已经明白他们要摘取的对象是一个有着清醒意识的人。这个细节告诉我们, 军医来“执行”任务前, 多半是不知内情的, 顶多也只是被笼统地告知, 那是个走火入魔的“×教”徒, 或一个神智不清已没什么价值的精神病人, 利用她的器官为社会造福之类的说辞。他们的“犹豫”和等待领导点头表态的过程, 恰恰说明了中共的军人和公安是如何在“六一零”的统一掌控下, 协调地配合着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的。

那个“点了一个头”的领导, 可能是公安厅的, 也可能不是, 这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这名法轮功学员用摘取器官的方式处死的指令他是清楚的。当然, 他也不是真正的幕后元凶, 他只是负责此案的执行, 他完全明白他的任务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案例, 由直接目击者讲述了具体的摘取过程。世人只看到中共迫害法轮功之后中国的医院在器官移植上的辉煌成果, 却不知那一个个器官后面极其悲惨凄绝的故事。而这一切罪恶之所以能够得以进行, 并且进行地是那样的旁若无人、得心应手, 就是因为中共有一个超越现有党政军系统的“六一零办公室”。在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邪恶政策下, 中共实质上早已把法轮功学员丢弃在器官移植的手术刀之下了。◇

毛利最大部落酋长：我 150%地支持法轮功

新西兰海拔一百九十八公尺的伊甸山，是奥克兰市的一个制高点，站在山顶可一览奥克兰全貌与壮阔海景，是重要景区之一，也是阿卡若纳酋长的部落区域。二零一零年一月十日，新西兰最大的毛利联合部落酋长，七十七岁的亚马托·阿卡若纳穿着毛利民族特有的服饰在两名友人的陪同下登上山顶。

他认真地观看了法轮功真相展板，就其中的有关问题与法轮功学员和身边的朋友交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表示：“我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

我的部落百分之一百地支持法轮功，而我个人百分之一百五十地支持法轮功。”

“我看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所受到的种种迫害深感震惊，这是对人性的挑战，是对整个人类的挑战。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我希望自己也能站出来，为他们分担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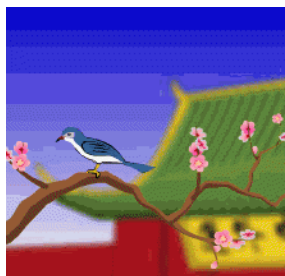
当酋长得知去年十二月中旬，阿根廷联邦法院对前中共党魁江泽民下了国际逮捕令，酋长说：“这是正义的。他们如果敢到这里来，我也同样会抓捕他们。”

酋长的出现吸引了山上无数游



■游客们人手一份法轮功传单与酋长交谈

客。人们一到山顶，就被酋长特有的服饰所吸引，当得知酋长上山为了声援法轮大法，更是充满了兴趣，几乎每个人都拿了一份法轮大法真相传单。很多人和酋长愉快交谈并合影留念；中国大陆的游客们纷纷把报纸和光碟藏进书包，其中三人当即退党。◇



大梁骨两侧的钢板不翼而飞

我是湖北省武穴市农村人，今年四十多岁。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医学奇迹。

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早晨，我在广东一建筑工地打工时从四层楼高处掉了下来，当场摔昏死过去。送医院抢救，拍片检查，发现大梁骨（脊椎）摔得多处断裂，手术时在大梁骨两侧肋骨各上了六块约一寸多长、半寸多宽的钢板来支撑大梁骨。此外，我的双脚粉碎性骨折，双手腕摔得骨头都凸了出来，额头摔得凹下去的面积约有两指宽，内脏也严重受创，抢救一天一夜才苏醒过来。

被当地医院抢救过来后，我由于大梁骨和额头等处受到致命伤，连续在急诊室被抢救治疗半个月，之后转普通病房继续插氧气治疗，前后住院三个多月，花了上十万元，还未治好，仍然不能起床，被人扶着下床，勉强拄双拐，拖着双脚步一步一挪地往前移，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医生见我伤成这个样子，断定我最多只能活三年，即使不死也得终生残废。

出院后，因为自己不能起床，还得要专人护理。老板见我成了累赘，二零零二年腊月，就一次性给了我几万元将我打发了，叫人把我送回了老家。

回到家里，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完全靠人照顾，不时还要吃药打针治疗。眼看“坐吃山空”，工地老板付给我的赔偿金就要花光了，而我才刚到四十岁！天哪，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啊！

就在我心急如焚，打算了结残生时，二零零四年三月的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看《转法轮》。我在一九九七年学过两天法轮功，见到过《转法轮》这本书，知道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只是后来外出打工就没再学了。我知道这梦是在告诉我：得法修炼才能得救。醒来后想，我要真能得到一本《转法轮》书该多好啊！可眼下正处在法轮功遭迫害的年月，我们这穷乡僻

壤，哪能请到《转法轮》啊，我真是望穿双眼！

终于，在零五年七月中的一天，一位法轮功学员费尽周折给我请来了一本《转法轮》，我弟弟也给我请来了一本《法轮佛法 大圆满法》，书内印有炼功动作图解。从这以后，我走上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之路。

刚开始炼功那阵，我还站不起来，走路只能拄双拐，一步一挪地往前移。因不能站立，炼功时只好靠着墙炼。大法真是神奇，刚看完一遍《转法轮》，人就感觉轻松多了，多年的“老烟瘾”，也很快戒掉了。学法炼功不久，奇迹在我身上接二连三地发生：不到一个星期，我能站着炼功了！一个多月后，我彻底甩掉了拐杖，能够自己走了！

从这以后我对大法修炼的信心就更足了，我以“真、善、忍”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从点滴事情做起，彻底改掉以前耍牌、赌博、吃喝玩乐和男女间不检点的浪荡习气，改邪归正，从做新人。

修炼两个月后，我大梁骨左右两侧的十二块钢板全都不翼而飞了！我的上身从此轻松了。开始，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大约又过了一个月，我终于憋不住了，到一家市立医院去拍片检查，结果发现旋在我大梁骨两侧的钢板真的全都没了！就连给我拍片的医生都大吃一惊，说这是从未见过的伟大奇迹！

就在这期间，零五年九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当我炼第一套动功“握球拧掌”用力抻时，我双手手腕的骨折也好了。到了二零零六年正月，我双脚粉碎性骨折全好了，额头凹下去的部位也回复了原样。如今我身体已全部恢复正常，挑百多斤的重担都没问题。

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象我这样一个已经被医院判了“死刑”或“死缓”，就是不死也得终生残废的人，从得法修炼到完全康复，总共只花了半年时间，这真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我竟然这么快就完全好了！每每回想起这段神奇的经历，我都禁不住泪水涟涟，发自内心感恩：感谢师父，感谢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原高级工程师钱世光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原高级工程师钱世光被兰州市龚家湾洗脑班迫害致死。遗体惨不忍睹，满脸伤痕，眼睛向外翻着，两手全黑。

钱世光，男，六十五岁，毕业于清华大学，退休前是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西北分院高级工程师，家住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燕儿湾路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西北分院。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邪党开始迫害大法后，钱世光被非法关押在桃树坪戒毒所，绝食抗议十几天，奄奄一息，被不法人员扔在家门口扬长而去。当时钱世光已瘦骨嶙峋，食水不进，一喝水就呛出来，家人都觉得他已经不行了。通过学法炼功，他逐渐恢复了健康。

二零零零年五月，钱世光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关押在甘肃省劳教一所。期间他绝食抗议二十八天，体重由一百二十斤降至七、八十斤，送至大沙坪劳改医院住院一个月，诊断为多脏器功能障碍。劳教所不愿支付钱世光的医疗费，又怕担责任，劳教所由五大队王队长出面让钱世光家人为他办了保外就医。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钱世光回到家，坚持学法炼功，身上开始长肉了，但长出的肉都是黄色的，出现全身水肿，稍微一按便凹陷下去。打坐盘腿时，脚会深深的陷入大腿的肉中，几日后全身皮肤破裂，流出黄油状液体。而钱世光仍坚持学法炼功，一个多月后身体恢复正常。

二零零二年六月二日，钱世光去北京证实大法，被非法劳教二年，关押在北京团河劳教所，期间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劳教所犯人在恶警的怂恿下用厕所的撮子吸嘴，用苍蝇拍子打嘴；把头摀入马桶中让钱世光喝马桶里的水；拔他的胡子、眉毛；有时对他进行毒打后扔进小便池子浸泡；冬天被捆绑之后塞到床下（因床很低，无法翻身），只让他在床下解手，再用凉水浇他。有时趁着夜晚，恶警唆使犯人将他带到户外，脱光衣服往他身上浇凉水，再把他用雪埋

上……。那里的恶警明知钱世光的腰椎被他们打断，无法直立行走，竟然还指使二名犯人拖着钱世光强行跑早操。



钱世光生前照

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兰州市恶警截住，从身上搜走钥匙，兰州市公安局二十六处八人，打开他家的门进行野蛮抄家，并用摄象机进行摄像。钱世光的家被翻个底朝天，非法抄走钱及物品数目不清。当晚七点左右，二十六处的恶警给钱世光上酷刑——老虎凳。叫他说出和他联系的同修，他不说不说，恶警们便继续给他上老虎凳并不断殴打，结果一无所获。晚上九时恶警将钱世光强行送往龚家湾洗脑班。直到七、八月才通知钱世光的家人，在这几个月中，家人四处寻找钱世光都没有音讯。

在洗脑班钱世光无数次被祁瑞军、马欣（女护士）、刘鑫、孙强等恶徒及保安乔厚权、郭远成、杨继刚与“陪教”的吊铐、毒打与谩骂，造成身体极度残弱，伤痕累累，人们看到的是腰被恶人打折，走路九十度弯腰的老人。马欣曾用钱世光的拐杖打他，孙强曾将残弱的他一脚踹倒在床上，乔厚权等人在厕所里劈头盖脸的毒打他。由于连续吊铐十几天，致使他的双臂三、四个月都不能抬起。

二零零五年十月一日，家人给钱世光送去了食品和衣物，而这些物品根本就没有送到钱世光的手中。这年冬天恶人又将钱世光关入地下室（没有暖气和床）只让他穿单衣单鞋，每天不给水喝，只给一个窝窝头，大小便都在里面，还不断殴打。这期间他又绝食抗议二十几天，二个月后才将他放出。钱世光单位的人去看钱

世光回来后，责怪钱世光的家人：“你们也不给钱世光送些过冬的衣物，这么冷的天让他穿着单衣单裤过冬。”家人在后面接见时间谈及此事，洗脑班的人声称：“你们送来的衣物放在柜子里忘了给钱世光。”

二零零六年冬天，恶人又让钱世光写所谓的“转化书”，他未写，洗脑班就不允许家人接见。二零零七年三月六日，洗脑班的人打电话叫家人去看钱世光，家人去后，他们又找各种借口不让接见，家人只好回了家。

二零零八年的八月底，钱世光因长期遭受迫害，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吃不下饭。洗脑班书记祁瑞军等人有时只是看一眼，连句话都不说就匆匆走了。当“陪员”贾红林反映情况时，恶人们只是说“好着呢”，根本就不予理睬，就这样十几天没进食的钱世光已经脸上毫无血色，骨瘦如柴，奄奄一息，恶人们嫌他口里呼出的气味难闻，远远看他一眼就走了。九月八日晚，“陪员”贾红林看到钱世光已经十分危险，一夜之间四次找值班恶人杨文泰反映情况，杨文泰只是来看看，说“没事”就走了。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凌晨五点，在一阵忙乱的脚步声中，钱世光被恶人们用他本人所盖被子裹起来抬出监区二楼，然后有消息说已经过世了。

在确认钱世光已经离世后，被洗脑班关押迫害的大法弟子们纷纷自做了小白花来表达对同修的悲痛怀念。但是，中共恶徒们连这都害怕，九月十日下午，恶人全荣带人一个房间搜查，将小白花抢走！更不可理喻的是，祁瑞军等人竟然企图将罪恶转移到“陪员”贾红林身上，不但不发给他工资，而且扬言要罚款！

自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来，钱世光的工资几乎没有发过。中国石油勘探研究院西北分院每月给洗脑班交三千元让洗脑班迫害钱世光。钱世光的死，与他原单位恶人的参与是分不开的。本来二零零八年四月钱世光非法关押期满，但钱世光原单位一书记放出狠话：“人继续关押，别放出去，单位愿意出三千元给洗脑班。”

古风悠悠：李母教子

唐代，监察御史李畬的母亲为人清白正派，对于事理有深刻的见识，对儿子的教育和管束也十分严格。

李畬刚担任监察御史时，得到官方供给的米，拿回家后，李母一量，多出了三升多米，问有关的官员：“这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供给御史的米，量时不刮平斗斛，自然就多出一些。这是通例。”李母又问：“用车夫驾车，应该付钱多少？”对方回答说：“御史用车不付钱。”

李母生气了。她下令叫儿子把多余的米退回去，并付了用车的钱。以此责备李畬。

李畬于是弹劾管仓库的官吏，并向上官和同僚们讲述了母亲对自己教诲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上官和各位御史听后，脸上都有惭愧的表情。（事据《新唐书》）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微小的坏事，是大恶的根源。这个道理，人人都能够理解。但是要在堤岸之上，发现蚁穴，要从纷繁世事中，杜绝小恶，那就不是人人都能够做到的了。

作为政府官员，官府给他们量米



不刮平量器而多给；自用公家车也不必付钱。这些“小事”，官员们都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有小就有大，有其一就有其二。如此推理，还有什么钱财不该得，还有什么利益不该贪取呢？

在现实生活中，中共的官员不就是从吃公款，坐公车，公私不分，进而把千万、亿万的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攫取到自己名下的吗？

社会腐败现象令人忧虑。从理论上说，如果人人都能像李母和她的儿子李畬那样，不放纵小恶，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社会就会变得好一些。可惜的是，中共破坏了中华传统文化，人们对古人的思想境界越来越不能理解了。（文/陆真）◇

看守所警察的感慨

湖北某县看守所一个警察在与他的朋友谈话时说到：“如今的世道黑暗污浊，只有法轮功是一片净土。”

朋友问他何来如此感慨。

他说：关进看守所的吸毒者、抢劫犯等社会渣滓，一进来就是暴力相向，武力征服，抢地盘，争当牢头。为的是不被其他犯人欺负，并更凶地去欺负、敲诈、毒打其他犯人。只有法轮功的人，不欺负别人，还把自己仅有的吃、穿、生活用品送给那些老弱病残的犯人，用他们的善良感化着身边的每一个犯人，不少犯人都变好了。法轮功人即使身陷牢笼，心里装的还是别人。他们真了不起！

朋友说：

“连你也被法轮功的人感动了，看来法轮功是真厉害！真的了不起！”



杏林漫步：

吴越王钱镠治目疾

只眼睛复明，但这样做就会减损你的福报。钱镠听后说：我不愿去世时依然是个独眼龙，你就尽管治吧，治好了我有重赏。

于是胡太医就为钱镠治病，使其复明。钱镠大喜，重重赏他价值五万缗的金、帛及各种宝物（注：一缗等于一千文钱），并派人用船将他送回后唐。当胡太医返回后唐首都洛阳后，钱镠就寿终去世了。（资料来源：《杨文公谈苑》）

这个故事中，真正使人惊奇的不是太医治好了钱镠的病，而是太医看到了钱镠的病如果不治，那他将会多活数年，如果治好了病则会减损福报，反而折寿。其实，从佛家理论也可以看出，人受苦是可以偿还人的罪业的，而过分地享福则会消耗人的福报。古代的许多中医是有特异功能的，能接触到另外的空间，看到那儿的真相，古代的中医真的是很神奇呀！（文/感恩）◇

历史故事

樊长救人救己

清朝雍正初年，直隶献县有个捕役叫樊长，一次奉命和同伴一起去捕捉一位大盗，大盗跳墙逃跑了，于是，他们将大盗的妻子带回县衙讯问。路上住店时，半夜同伴摸进那妇人房中，欲行不轨，妇人害怕皮肉受苦，只好忍气吞声由他摆布。这时，樊长突然冲了进来，大声说：“谁家没有妇女？你要是再敢动她一下，我马上报官。”同伴只好悻悻作罢。

雍正四年七月，樊长的女儿出嫁，当夜几个强盗闯进新郎家抢劫财物，一个强盗见新娘子容貌清秀，想要羞辱她。这时，另有一个强盗闯了进来，将他呵斥住了。第二天，新郎家把这事告诉了樊长，樊长惊讶得舌头翘起半天落不下来。（资料来源：《如是我问》）◇